

书 评

喜读《哈荔田妇科医案医话选》

浙江中医药研究所

竹剑平

笔者近来阅读了天津科技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《哈荔田妇科医案医话选》一书后,深为该书所吸引,并赞叹不已。该书以其内容丰富,文字优美,师古创新而翘楚于其它妇科医籍。现就该书的特色试评如下。

一、博采众长 自出机杼

作者在中医理论上造诣精深,在书中往往旁征博引,做到言必有据,不尚杜撰。观其所引历代中医文献即达三十多种,这在一般的妇科医案医话书籍中是难得看到的。更为可贵的是,作者引证文献并非是不加区分的有闻必录,而是博采众长,有选择有针对性地加以吸收,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,融会贯通,自出机杼,提出新的看法。如妊娠羊水过多症,最早见于《金匱要略》“妊娠有水气,身重,小便不利”和“妇人伤胎,怀身腹满不得小便,腰的下肿,如有水气状。”作者根据《妇女大全良方》、《医宗金鉴》、《女科经论》和《沈氏女科辑要》等,认为该症即中医所谓“胎水”、“子满”,其病机与脾气虚弱,中运不健,致水液停聚有关。他从《内经》病机十九条“诸湿肿满皆属于脾”中悟出,在治疗上采用健脾利水顺气之法,常用四苓散、五皮饮合方化裁,收到了满意的效果。其它如治子痛用活血化瘀之法等,皆是作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而来,体现出作者深厚的中医疗

论基底,同时也启发我们做一个好的妇科医生,必须博览群书,不囿旧说,方能在临床上左右逢源。

二、文字优美 别有韵味

目前出版的有些妇科医案,由于缺乏古文基础,所以文字枯燥用词不当,读来平淡。虽然有一定的临床经验,但因不能用文字来表达,终会使其黯然失色。该书却以文字优美见长,用词得体,读来别具韵味,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。兹举一例以说明:“周××,女,28岁,已婚,1955年10月14日初诊,婚后两载,迄未孕育。询知经期尚准,惟迟至量多,淋漓不已,素多白带,纳少神疲,夜寐欠佳。刻诊正值经期,已行四日,经量仍多,色淡无块,伴气短心慌,腰背酸楚,倦软无力,舌淡红,脉弦缓,证属脾肾两虚,治拟健脾益肾”。这种书写医案的笔法,不但理法方药完整,而且因其文字优美,句子通畅,朗朗上口,颇有韵味,可成为我们书写医案的楷模。

三、立法遣药 和缓平调

史载上古有名医曰和、曰缓,实际上是当时人们对于医生用药和缓方为高明的一种客观反映。所以后世医家在治病时,十分强调此法,作者书中治疗妇科病时,立法遣药,悉多注重和缓平调,可谓深明此理者。如月经不调多由肝郁血瘀所致,

但病程日久不愈，常会耗伤气血，甚至造成肝肾不足。故作者在疏肝理气、活血化瘀的同时，着眼于虚的一面，采用活血与养血、疏肝与益肾并施的方法，取得良好的效果。曾治一月经先期的患者，证见月经一月二、三至，色紫有块，腰酸背楚，小腹胀坠，头晕心烦，口干不欲饮，舌红少津，脉弦细数，证属肝郁化热，蕴伏于血分，热迫血行，久损及肾，故作者清热凉血，兼益肝肾的治疗原则下，用丹皮、生地、黄芩、东白薇、凌霄花清热凉血，正本清源；用香附、陈皮、茜草、刘寄奴等理气化瘀，以调经候；当归、杜仲养血补肾，兼顾其虚；海螵蛸固带止血，并以塞流。纵观全方，凉而不凝，止而不涩，调经养血，两为周全。服药后病人诸症已减，气机已畅，瘀血得去，故侧重于补肝益肾，并以乌梅炭敛肝，僵蚕散肝，一敛一散，俾致和平。由此案可知作者在治疗妇女病的过程中，补泻结合，随机应变，这种辨证的圆机活法值得我们效法。

四、立足整体 注重辨证

整体观念是中医的基本观念，作者在论治妇科疾病时，从整体出发，采用唯物辨证的思想方法，正确地掌握和处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，对妇科疾病的预防、诊断和治疗等都提出了一套全面系统的方法。作者主要是抓住下面二个环节加以阐发的。

1、人体内的各个脏器是相互联系的，以妇女胞宫为例除了与脏腑十二经脉互相联系外，与冲、任、督、带各脉，特别是与冲任二脉关系更为密切。因此，对于妇女经、带、胎、产各方面的疾病，都不只是胞宫局部器官的病变，而是机体在致病动因作用下的整体反应。在临证中，必须从整体出发，既要了解邪气所在部位，又要重视

脏腑、气血、冲任二脉之间的相互影响，以找出病机转变的所在。切忌只着眼于某一因素，而忽视了由此引起的其它因素。

2、人与自然环境是相互统一的。季节气候的变化能影响妇女的生理和病理。如《内经》说：“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，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，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，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隆起”。说明妇女月经的运行与天地自然界关系密切，在调治月经疾患时，应充分考虑到这一因素。

作者能联系整体，分析病机，辨证论治对于临床更好地防治妇科疾病，无疑是有其重要指导意义的。

五、经带同病 治法分明

妇科疾病看起来不外经、带、胎、产四者，似乎很容易，其实不然，如在月经病的同时，往往兼有带下之证，具体治疗用药，确属困难。作者在这方面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，提出了“经前、经后宜治带为主，治带即所以调经；经期则以调经为主，兼以治带，调经即所以治带”这样一套独特的治法。上述的经前、经后期，经带并病固然较好治，最烦的是经期经、带并病、在具体用药上，由于二者的治法不同，用药不免杂乱，一般都舍去带下，先予调经，俟经调后再治带，这在目前的妇科医籍中是屡见不鲜的。作者在治月经病采用内服药的同时，再用药外洗以治带下，二者并施，经带同治，疗效良好。避免了用药杂乱的情况，可谓泾渭分明。

上面谈的都是该书所取得的成就，其缺点当然亦存在一些。如编排方法欠妥，医案和医话二部分缺乏有机地结合。另外在标点符号使用上，有不少用错的地方，如该书中应该指顿号的地方，都用了逗

(下转第58页)

又如黄芩汤证，黄芩加半夏汤证是邪热下利证。方中用黄芩清热止利，亦配以芍药缓急止痛。由此可见，芍药既可用于虚寒中缓急止痛，亦可配以清热，攻下药治疗热证实证兼见的腹痛。

芍药除可以缓解腹痛之外，亦可缓解血虚引起的痹痛，还可治疗其它部位的拘挛疼痛。如附子汤中配以芍药和营血而逐血虚之痹痛。此外，芍药甘草汤治疗阴阳转化证阳复之后厥愈足温，以酸甘化阴，阴复则挛急自愈而脚伸。体现了复阴缓急止痛的治法。据细野史郎报告：芍药甘草对横纹肌，平滑肌的挛急，不管是中枢性的或末梢性的均有镇静作用。不仅对表在性的躯体和四肢的平滑肌有缓急止痛的作用，而且对深在的平滑肌性的脏器如胃，肠，胆囊，输卵管，子宫，膀胱，尿道或血管也有缓急止痛的作用。

三、养血和营

芍药多与其它滋阴药配合应用，有养血和营的作用。如麻子仁丸用于胃热约脾的脾约证。方中以麻仁为主润肠滋燥，辅以杏仁降肺气，润肠道；本证由于胃热约脾，脾阴不足，故方中配以能入脾之血分的芍药养阴和血，又以小承气汤破结通便，更以滋润缓下之蜂蜜合而为丸。又如治疗少阴阴虚火旺证的黄连阿胶汤，以黄芩、黄连为主降火除烦，辅以芍药，阿胶滋阴养血，鸡子黄既能泻火之有余，又能补阴之不足。治疗血虚寒厥证的当归四逆汤和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，二方均以当归，芍药为主养血和营，桂枝细辛温经散寒，甘草，大枣补中益气，通草通行血脉。后者方中加入茱萸生姜温中散寒，降

逆和胃，并加清酒同煎，以助诸药活血而散久寒。麻黄升麻汤治疗误下后正伤邪陷，上热下寒证，方中用麻黄，升麻，桂枝以发越其阳气，配以石膏，黄芩，知母，萎蕤，天冬，当归，芍药等育阴清热，润肺解毒，此方中的芍药用量都较以上各方为小只有六铢，所以芍药在这个方中只起到了辅佐的作用。综上所述，以上各方都体现了芍药养血和营的作用。

汗下后阴阳两虚证，亦可用芍药养血和营，例如：芍药甘草附子汤，方中用附子温经复阳，芍药，甘草酸甘化阴，有阴阳双补之妙。

除此之外，芍药还可引阳药入阴，开通凝结。例如治疗阳虚身痛证的附子汤和阳虚水泛证的真武汤，都是破阴布阳之方。附子汤为真武汤去生姜加入人参而成。所以二方仅一药之差，但其所治之证又有水与寒之分。水性流动，寒性坚凝，因此，真武汤用生姜追逐四出之邪，附子汤则用人参温补以祛寒湿。术附温煦以布阳光，消阴霾，茯苓通利。此二证均因阳衰阴盛所致，故在用辛温药治疗时，恐其阴盛格拒阳药，所以二方均“赖芍药开通凝结则同，盖阴开阳不入反足以助泄越者。”（《本经疏证》）

小 结

通过以上的论述，可见芍药在《伤寒论》中的作用是颇为广泛和重要的。正如《本经疏证》中所说的：“其功在合桂枝以破营分之结，合甘草以破肠胃之结，合附子破下焦之结，其余和利水药则利水，合通瘀药则通瘀。”

（上接第60页）

号，这可能与笔者所从事的职业（在《浙江中医杂志》编辑部工作）有关，专挑类

似的错误，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疵，但亦应引起重视，以便更好地促进中医事业的兴旺发达。